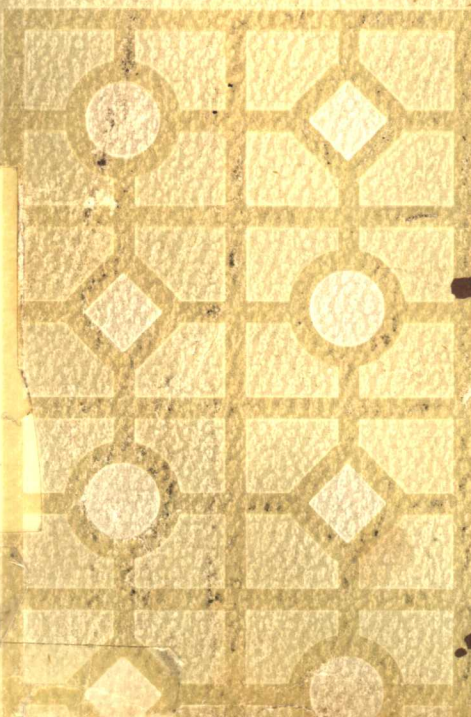


曹雪芹

王永泉◎著
华艺出版社



曹 雪 芹

王永泉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雪芹/王永泉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142-520-0

I. 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457 号

曹雪芹

作 者: 王永泉

责任编辑: 宋福江

装帧设计: 张 鹏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6.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20-0/I·227

定 价: 25.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怎一个“敬畏”了得

——为华艺出版社出版《曹雪芹》作

二月河

前不过十天里，中国红学会的张庆善先生打来电话，谈他在选定第二版《红楼梦》电视剧编剧时，曾经考虑过由我执笔。因由种种缘故作罢。我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在电话中笑云：“小子何敢?!”

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却又是一回事。我从1962年开始读“红楼”，从满头青丝读到两鬓霜降，从一无所有读到著作半笥，套一句屈原的话说“余幼好此奇书兮，年既老而不衰”。爱到这个份上，岂有不想见其作者之理？为他写点什么，我是千情万愿。

所以，我在写《乾隆皇帝》这部曲时，试探着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说中，对皇帝、对王公大臣、时有调侃之笔的。对此公，我敢说只有笔误，没有心误。我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之意的。当初，在构思《雍正皇帝》时，因为曹家是雍正的政敌，而雍正又是作为正面人物塑造表达，惟恐伤了曹氏的形象，也曾也苦心思量，都为有着这个情结。

但大规模地写摹此公，我是很犯踌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华夏第一人，不但空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而且绝后。生前

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却又是圣贤水准。这样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迹。以我自觉，在着笔于曹公时将十分惴惴。而太过小心，正式创作小说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观资料太少了，仅仅对清代人文的了解，对于写这样的人来说，太容易“加水”。

由此，我不敢动这念头。

一部书，它的生命力如何，不要去看重头批评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挣人情、挣稿费、挣职称用的——真正的标准只有两条：它拥有不拥有读者；它拥有不拥有将来的读者。这两条曹雪芹都作得极漂亮。联想到我自己这几年也有读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说它们“直追《红楼梦》”。我在几间大学曾对学生们讲“这是最高的奖誉。读者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动。我自己永远不会这样想，这样说。什么时候你们听到二月河说这样的话，请你们带着体温计来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与臣服。

话虽如此，我和千千万万的平常人一样，仍企望着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给杂芜缭乱的文坛中送一阵清新的风，也使曹公的光辉形象，能进入更多人的心扉。这个工作意义是很大的。

现在华艺出版社作了这事，王永泉先生作了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

2003年12月

目录

- 第 一 回： 乾隆皇帝荒郊遇险 1
脂砚姑娘渔船论诗
- 第 二 回： 养心殿群臣受惩罚 15
慈宁宫太后忆往事
- 第 三 回： 麻辣鱼难倒众御厨 29
山水画妙摹五秀峰
- 第 四 回： 金銮殿乾隆忆南巡 43
永定河脂砚评水浒
- 第 五 回： 男女恋情似有似无 57
身世真相欲明欲暗
- 第 六 回： 小字辈自荐大元帅 71
渔家女纵论金瓶梅
- 第 七 回： 脂砚揭开家世谜底 84
庄农畅谈城中新闻
- 第 八 回： 傅恒拜师立功边陲 98
贵妃泼醋扰乱后宫
- 第 九 回： 忠勇公拜访曹雪芹 112
西洋人敬献自鸣钟

- 第 十 回： 苏州织造繁华显赫 126
风月宝鉴变幻神奇
- 第 十 一 回： 菲利普宴席谈圣经 140
曹雪芹浪子归家门
- 第 十 二 回： 李煦曹頔罢官抄家 155
脂砚雪芹青梅竹马
- 第 十 三 回： 放浪子弟充当名伶 169
严厉家法圈禁小屋
- 第 十 四 回： 清朝不见文化产品 183
脂砚只有卖身血泪
- 第 十 五 回： 乾隆隐瞒皇帝身份 197
脂砚巧遇童年伴侣
- 第 十 六 回： 众嫔妃猜测神秘女 211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 第 十 七 回： 痴心皇帝钟情脂砚 225
打渔姑娘登人龙庭
- 第 十 八 回： 曹夫人碎嘴作良媒 239
脂砚妹落泪见亲人
- 第 十 九 回： 文友们聚首论书稿 253
康熙帝降旨禁小说

第二十回：	曹雪芹重写石头记 乾隆帝畅游织造府	266
第二十一回：	桃叶渡万岁爷赋诗 永定河老渔夫归天	280
第二十二回：	脂砚姑娘突失踪影 那拉氏贵妃骤立后	294
第二十三回：	刘尚书诋毁水浒传 脂砚斋初评石头记	308
第二十四回：	怒冲冲群臣齐声讨 喜滋滋皇帝独忆情	321
第二十五回：	香山小街新开酒家 乾隆大度化解干戈	335
第二十六回：	南方美味倾倒皇帝 西洋工艺惊羨百官	349
第二十七回：	姑苏酒家密议婚事 脂砚姑娘再入皇宫	362
第二十八回：	皇帝只喜歌功颂德 总督独爱真才实学	376
第二十九回：	曹雪芹弃婚夜逃亡 乾隆帝布网大搜捕	390

第三十回：	尹继善南京寄密折 脂砚妹西山守婚约	405
第三十一回：	曹雪芹秦淮娶新娘 杜芷芳熙园展艳影	419
第三十二回：	爱哥哥舍得一身刚 脂妹妹倾注满腔情	433
第三十三回：	杜芷芳甘当小老婆 戚蓼生妙答石头记	447
第三十四回：	众诗友鸿雁传友谊 孤脂砚雪夜得欢娱	461
第三十五回：	畸笏叟接替脂砚斋 痘疹病肆虐北京城	475
第三十六回：	曹雪芹命丧除夕夜 脂砚斋幽禁紫禁城	488
第三十七回：	石头记出版有知音 曹雪芹坟墓无踪影	503
尾声		515

第一回：

乾隆皇帝荒郊遇险 脂砚姑娘渔船论诗

“醒了，醒了！”姑娘惊喜的呼喊声传出了船舱。

船外一位银须飘拂的老渔夫，摘下斗笠，脱掉蓑衣，急忙掀帘弯腰走进舱内。

姑娘对老渔夫说：“爹爹，他醒了！”

船舱里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身材颀长，脸膛削瘦，身穿白丧服，刚刚睁开的双眼里布满鲜红的血丝，目光中闪烁着惊诧。

他问：“这这这是在哪儿？”

老渔夫和善地说：“在一条渔船上。”

“我怎会到渔船上来了？”

姑娘在一旁说：“今天我正和爹爹在河边敲冰，就听见背后有马儿嘶鸣的声音，回头一看，就见你伏在马背上。我与爹爹喊你不醒，只好把你抬到船舱里。你现在好点了吧？”

“唉。”他无力地叹息着，一双眼皮儿又慢慢地合拢，显得疲惫不堪。姑娘坐在一旁关注着他。

老渔夫说：“脂砚姑娘，你照看他，我去煮一碗姜汤。”

姑娘说：“好的。”老渔夫走出舱门。

他又睁开眼问：“这是在什么地方？”

“西山。”姑娘回答。

他浑身一颤，惊叫一声：“不行，我要回去！”说完双手一撑，就要爬起，谁知冻僵的腰板儿硬得像铁，两臂无力得像灯草拐杖，身子刚一抬起就“轰”地倒下。

姑娘急忙上前用双手按住他说：“别动，别动，刚刚苏醒，要躺着养息，哪能就这样乱动，要伤着身子的！”

他的喉咙里“咯咯”地响着，显得异常饥渴；两道浓眉竟焦灼得靠在一起，隆得像座小山包。

“不！”他大叫一声，可声音却像微风吹过。

姑娘的声音又脆又甜：“看看舱窗外，大雪纷飞，永定河冰冻三尺。你已冻出病来了，就这样跑出去，岂不要送命？听话，躺着别动。”

就像一股清泉浇灭了烈火般的焦躁，他渐渐安定下来，躺着不动了。

姑娘又说：“你的那匹马，我已把它牵到背风的地方，还喂了不少草料。你放心吧。”

他转过脸，朝窗外看去：鹅毛大雪随着狂风在空中飞舞着。萧瑟的林间传来尖利的风哨声。封冻的永定河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银光闪耀的大道。连绵起伏的西山群峰都戴上了白雪冠冕。船

尾处飘过来一缕炊烟。

姑娘问：“你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一愣，反问着：“这从何说起？”

姑娘急忙解释：“我见你身穿丧服，一身素缟，又如此失魂落魄，所以才问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错，皇后——哦，我家里是发生了变故，老婆死了。”

姑娘的双眼顿时湿润了，连声音都在颤抖着，显出同情和关切：“我估猜得果然不错。鸳鸯匹对，夫妻情深；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不是失去了最心爱的人，怎会悲伤到你今天这个地步！哦，我是不是说错了？”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很爱她。你与我初次见面，怎会猜得这样准？”

“女人的直觉。”

“她比我小一岁，嫁给我的时候才十六岁。容貌姣美，性格婉柔。我与她相处二十二年，和睦融洽，体贴温馨，蜜意柔情，真是上天赐给我的美满姻缘。”

“那是人人都会羡慕的。”

“可如今冰山已倒，泡影破裂，香已消，玉也碎！”

“又怎能不令人伤悲！”她擦着泪花闪烁的双眼。

“我悲痛欲绝，问苍天为什么不让这良缘天长地久？”

她劝解说：“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该保重自己。”

这时舱门的帘子“嗒啦”一声响。老渔夫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姜汤走进来说：“脂砚姑娘，快把这姜汤喂他喝下去。”

姑娘接过碗，用汤匙舀着送到他嘴边说：“来，喝一口，驱驱寒气。”

他没有喝汤，双眼盯着她问：“你叫什么？”

“脂砚。”

他皱着眉说：“脂砚，脂砚姑娘，这名字太奇特了！女孩儿的名字总该有什么花呀、香呀、霞呀、淑呀，这脂砚是什么意思？”

脂砚微微一笑说：“现在是喝姜汤的时候，趁热喝才有药效，快一点，别打岔！”

他张开嘴“咕噜”一声把一勺姜汤咽下肚，冰冷的肠胃一阵温暖。这时脂砚姑娘已把第二勺姜汤送到他嘴边，他迫不及待地喝下第二口，顿时感到心头热乎乎的，不由得感激地看了脂砚姑娘一眼。

脂砚姑娘笑吟吟地说：“能坐起来自己喝吗？”

这时他才感到体内正有一股力量传遍全身，猛地一挣，居然就坐了起来。她把汤碗送到他的嘴边说：“一口气喝完——才起作用。”

他“咕噜咕噜”像老牛饮水般把一大碗姜汤灌入体内，仿佛把一只小炭炉搬入了心肝五脏，一阵阵热气在散发，不但全身暖和了，就连昏沉的头脑也开始变得清醒了。刚才他那呆板而茫然的双眼，开始变得机敏而又深沉，定定地打量着他眼前的这位姑娘。

脂砚姑娘头扎蓝色老布髻巾，身穿墨绿半截缚裙，腰系大红布帛长飘带，粉红色的披巾在颈前打着蝴蝶结，下穿淡绿围裙，足蹬草蒲窝子暖鞋。尖鼻薄唇，细眉俊眼。脸蛋的线条棱角分明，给人异常精致的美感。眉尖的跳动，目光的闪耀，笑意的舒展都显出坦荡无瑕的纯真。永定河上风刀霜剑，还来不及在她脸上刻下劳作的皱纹，却更加使她变得青春靓丽。没有绫罗绸缎，没有金钗玉镯，有的只是天然朴素的美丽，竟让他看得如痴如醉。

脂砚姑娘见他突然换了一个人似的，两眼盯着自己不放，不由得慌了起来，下意识地喊了声：“爹爹！”

“脂砚姑娘，怎么了？”老渔夫在一旁问。

她抬手理了理鬓发说：“哦，没，没什么。”

他笑着问：“脂砚姑娘，今年多大了？”

脂砚不语。他急忙说：“冒犯了，对不起。”

老渔夫解围说：“她二十有五了。”

他由衷地称赞：“真是鲜花盛开的时候，令人羡慕呀！”

老渔夫说：“她还是个才女呢！”

“爹爹！”脂砚姑娘喊了一声。

“才女！”他惊讶了，又忍不住问：“可许配了人家？”

脂砚姑娘双眉高挑，满面通红，伸手朝外一指说：“出去，滚出去，快滚！”

他吓得急忙求饶说：“得罪得罪，再也不敢了。”

脂砚姑娘说：“你这人太得寸进尺！”

老渔夫打圆场说：“小女就是这脾气，这位老爷别见怪。”

“不不不，都怪我不好，说话失了分寸。”

脂砚说：“对了，我们救了你，可你姓甚名谁还不知道呢！你是干什么差事的？住在何方？怎会跑到这儿来啦？这冰天雪地的。”

他听了，呆了半晌，一句不吭。

老渔夫奇怪地问：“你这人难道没名没姓？”

脂砚姑娘说：“谁知他是什么人？”

一会儿，他像想通了似地说：“我姓洪，就住在京城里，给人当管家。你们可别喊我什么老爷，那就太见外了。老人家可喊我洪公子，脂砚姑娘就喊我洪大哥。这回该满意了吧。”

脂砚姑娘哈哈笑出了声说：“这还差不多。”

洪大哥的目光离开了这父女俩，开始对船舱四面打量起来。突然他惊叫起来：“哟，这船舱简直就是书房！”

船舱的四壁是书架。一函函书籍整齐地排列着。在舱窗下放

着一张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洪大哥笑了，说：“这里一点闻不到鱼腥味，却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书卷气！老人家，您还是一位深山远水中的隐士呢。”

老渔夫急忙摇手说：“哪里哪里，这些书都是小女脂砚姑娘平时看的。我这个根生土长的老头子，除了捕鱼摸鳖，连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识呢！”

“哦！”洪大哥惊讶地喊了一声：“姑娘家也能读这么多书！”

老渔夫说：“她呀，平时不知针线是何物，就知道在书本里找乐趣。我们船家四海飘泊，每到一个码头，她别处不去，总是朝书店里跑。”

“爹，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这老头子，几个买棺材板的钱，都变成了书。一天我对她说：‘姑娘，家里的积蓄都变成了书，等我死了，你拿什么替我买棺材呀？’洪公子，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洪公子饶有兴趣地追问。

“她说她卖了自己作我的安葬费！”老渔夫说着忍不住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洪大哥也乐得大笑起来：“哈哈，还真是女才子呀！”说完猛从铺板上跃起。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往下滴落。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喊着：“哟，我好了，我好了。”

脂砚姑娘说：“你出了一身大汗，寒气都逼走了。”

洪大哥张开双臂欢呼。在一阵狂喜中，突然双眼金星乱飞，渔船仿佛在八级风浪中颠簸，身子不由自主倒下。脂砚姑娘急忙上前扶着他喊：“洪大哥，洪大哥，你怎么啦？”

洪大哥镇定了一会儿说：“哦，没什么，只是突然头晕目眩。”

老渔夫说：“饿的，我去烧点吃的。”

脂砚姑娘一边扶着洪大哥，一边嘱咐：“爹，你去河边冰洞看看，说不定已钓到二条大鱼呢！”

老渔夫说：“好的。”说完出去了。

洪大哥说：“没事了，你看我已经好了。”

脂砚姑娘这才松开手说：“你站好。这船已被冰冻住了，不会摇晃的。一会儿就开饭。”

洪大哥说：“脂砚姑娘，我真想看看你平时读些什么书？”

“请吧。”

洪大哥走到书架前。书架是特制的，钉牢在船舷上。在书架的每一横格前都钉了一长条挡板，手都伸不进去。

洪大哥诧异地转过身来问：“这书怎么拿出来？”

脂砚姑娘一边拨开挡板上的挂钩，一边解释说：“这是船，不是岸上的房子，天天在风浪中摇晃，若没有挡板，书早已滚得满地都是了。”

“果然想得周全。”

洪大哥随手取出一函书，见封套上有《牡丹亭》三个大字，大吃一惊说：“嗨，居然能看懂戏曲！”

脂砚笑笑说：“洪大哥真会拿人开心，这戏曲谁又看不懂？难道戏院里看戏的人都是进士、举人不成？”

“那可不一样！戏院子里看戏，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三岁娃娃，八旬奶奶，都能去看，可要想读懂这剧本，可就不简单。你真读懂了吗？”

“当然。”

洪大哥有心想考考她，便问：“这《牡丹亭》是谁著的？”

“汤显祖。”

洪大哥点点头，又问：“讲的是个什么故事？”

“讲的是少女杜丽娘以死殉情，最终又获得幸福的故事。”

“你说这戏妙在什么地方？”

脂砚想了想说：“杜丽娘春心荡漾，在后花园看见春天的万紫千红。按照前人的写法，必定是见到情人，私定终身，可汤显

祖并没有这样写。他让杜丽娘孤零零地回到房中，直到夜间睡觉时，才与情人在梦中相会。”

洪大哥把大拇指一竖说：“妙！”

脂砚姑娘“噗”地一笑说：“洪大哥，你活像一个人。”

“像谁？”

“金圣叹。”

“我为什么像金圣叹？”

“金圣叹批书总是喜欢用这个‘妙’字，批到精彩的地方，他总是爱说：‘妙’、‘妙文’、‘妙妙’。你说你像不像他？”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时老渔夫掀起舱帘，手中提着一条约蹦蹦跳跳的大鳊鱼走进来。温暖的船舱卷进一阵雪花。

老渔夫举着鱼说：“刚从河中的冰洞里钩上来的，马上烧鱼汤。”

脂砚姑娘说：“爹，快一点，洪大哥饿得受不了啦！”

“知道了。”老渔夫掀帘出去了。

两人相视一笑。洪大哥把书放回书架，又取出一函，看书名《三国演义》，不由得皱起眉头说：“女孩子居然也看《三国》。”

脂砚姑娘头一歪问：“女孩子不能看《三国》？”

“若是女孩子都看《三国》，那么《女儿经》又是给谁看的呢？”

“《女儿经》当然是给我们女孩子看的，不过，《三国》并没有规定只让男人看呀！”

洪大哥笑着用手指在脂砚姑娘的鼻子上点了一下说：“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巴！没完没了的打打杀杀，你也看得下去？”

“非常好看！打有打的章法，杀有杀的道理，这是要在读书时细心领会的。”

“这书您读了有什么用？”

这时老渔夫双手捧着大汤碗走了进来。碗里乳白色的鱼汤热